

3 享受表演，
拒绝被标签定义

《匆匆那年》里温暖安静的乔燃、《天盛长歌》里痴情执著的顾南衣、《平凡的荣耀》里勤恳踏实的孙弈秋……出道多年，白敬亭演绎过许多不同的角色。白敬亭说：“每个当下，我都尽己所能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作品。”他透露，每当有新作品播出，只要有时间，他一定会追剧，一方面可以研究自己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想听取观众的反馈。

有人夸白敬亭是年轻演员当中的“实力派”“戏骨”，但他十分清醒：“这些都是观众强加给演员的标签而已，我觉得演员这份职业并不是简单用几个词语就能概括的。现在的我享受了这份工作，并不会在意观众把我划归到什么类型。”回望自己的演艺生涯，白敬亭坦言也曾遭遇过挫折和打击，但因为热爱演戏，他坚持了下来。至于未来想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年纪不大的白敬亭想法却非常成熟：“对演员而言，如果固化了自己的偏好，表演这条路会越走越窄的。”他坦言自己保持着非常开放的心态，只要片方敢让他来演，他都愿意尝试和付出。



《荣耀乒乓》剧集海报

新剧《荣耀乒乓》近日开播

我的目标是拍自己喜欢的作品

2 增重健身，
补习乒乓球知识

《荣耀乒乓》一开篇就呈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巅峰对决：2015年苏州世乒赛男单决赛的现场，最瞩目的“乒坛双子星”——徐坦和于克南正在进行关键对决，双方分数相持不下之际，徐坦突然旧伤复发，教练希望他退赛接受治疗，但他执意要上场打完比赛……镜头一晃来到十年前，倒叙起徐坦和于克南的“十年恩怨”。白敬亭回忆，苏州世乒赛对决戏是整部戏快要杀青的时候拍的，无论是演员的竞技水平还是剧组人员的拍摄经验，各方面都达到了最好的状态，“我很喜欢这场比赛的氛围”。

拍《荣耀乒乓》之前，白敬亭是个乒乓球“小白”，对这项运动的了解仅仅是“小时候打过”。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他在进组前就做了不少功课：他看了大量比赛视频和纪录片，观察运动员的神态、习惯以及小动作，“虽然短时间内实战水平不太可能有太多提高，但希望举手投足间能够有职业运动员的气场”。开机前半年，剧组为演员们安排了阶段性的专业乒乓球训练，拍摄过程中还邀请了职业教练跟组指导日常训练和拍摄。此次拍摄经历让白敬亭涨了不少知识：“整部戏拍下来，我对乒乓球的奖项级别、竞赛体系等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知道什么是‘陪练小队’。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新鲜的、之前从未深入了解过的知识。”

除了苦练乒乓技能，白敬亭也在身材上下功夫，力图更接近一名运动员的状态。刚进《荣耀乒乓》剧组时，白敬亭只有120斤左右——当时他刚结束上一部作品《平凡的荣耀》的拍摄，他在其中饰演一个形象偏瘦弱的白领新人。白敬亭说：“我觉得职业运动员不可能以这样的体型出现在赛场上，但恰好《荣耀乒乓》中的徐坦也经历了前期比较瘦弱、后面比较健硕的转变，所以我就着手健身增重，和角色一起变化成长。”他主动搜罗了不少健身技巧，一边竭尽所能在短时间内增加体重，一边每天坚持做无氧运动以增加肌肉含量。离开《荣耀乒乓》剧组时，白敬亭的体重达到了150斤左右。而在拍摄这半年间所养成的健身习惯，他也一直保持到现在。

更接近尾声，白敬亭在进组前就做了不少功课：他看了大量比赛视频和纪录片，观察运动员的神态、习惯以及小动作，“虽然短时间内实战水平不太可能有太多提高，但希望举手投足间能够有职业运动员的气场”。开机前半年，剧组为演员们安排了阶段性的专业乒乓球训练，拍摄过程中还邀请了职业教练跟组指导日常训练和拍摄。此次拍摄经历让白敬亭涨了不少知识：“整部戏拍下来，我对乒乓球的奖项级别、竞赛体系等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知道什么是‘陪练小队’。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新鲜的、之前从未深入了解过的知识。”



白敬亭与许魏洲(左)在剧中有“十年恩怨”



乒乓小队四人阵容



白敬亭饰演乒乓少年徐坦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由五百监制，程浩执导，白敬亭、许魏洲领衔主演的青春剧《荣耀乒乓》于本周二起在爱奇艺全网独播。该剧讲述了一个运动少年在乒乓之路上拼搏追梦的热血故事。剧中，白敬亭扮演的徐坦有一句自白：“乒乓没有选择我，但我可以选择乒乓。”在白敬亭看来，青春就是要用不服输的精神去迎接挑战。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白敬亭回首自己的演艺生涯，坦言曾遭遇过挫折和打击，但最终都因为热爱而坚持了下来。他说：“演员的目标其实很预设，不像打比赛，可以设定用多少年拿下什么比赛冠军。我能拍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好。”

1 演运动员，
一圆体育生情怀

1993年出生的白敬亭小时候是一名体育生，专长是田径。曾梦想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他，最终因为各方面的限制没能圆梦。但白敬亭始终对体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他接拍《荣耀乒乓》最大的动力：“大概是出于体育生的情怀吧，这部戏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题材。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既能在戏中过一把职业运动员的瘾，也能将我对运动员的理解带入到角色里。”

剧中，白敬亭饰演的角色名叫徐坦。在爷爷的影响下，他从小就为了强身健体而学习打乒乓球；后来被伯乐发掘，接受专业训练；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和压力，站上了世界乒乓球比赛的最高舞台。在白敬亭看来，徐坦是一个非常努力，甚至有点执拗的人。白敬亭恰恰最欣赏他的这份执拗：“在赛场上，运动员大多有自己的坚持，徐坦也一样。他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始终为之不懈努力着。”

《荣耀乒乓》的故事围绕一群运动少年的成长展开，徐坦的成长更是非常明显。不同于



白敬亭(左)与许魏洲饰演“乒坛双子星”

天赋异禀的于克南，徐坦起初的球技并不算好，常常被队友取笑是教练的“关系户”。加上性格腼腆，球场上的他也偏向内敛温和，即便赢了球也是默默走开。靠着和自己较劲的坚定意志以及教练和队友的鼓励支持，徐坦刻苦钻研对手的技术特征，球技进步非常明显，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而白敬亭更表示，在拍摄过程中，他与徐坦达成了共同成长：按照设定，徐坦赢球时会大声喊出来，白敬亭最开始觉得自己打得一般，也不好意思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他透露：“剧集后期，徐坦得分的时候有很多种喊出来的方式，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E-mail:yfkwzhxy@163.com

“寻迹羊城——2020年广州考古新发现”正在位于广州大学城



广雅中学莲轺馆汉代墓葬出土的陶牛模型



中山六路考古工地出土的唐三彩壶残片



中山六路考古工地出土的五代南汉青瓷盏(带托)

“寻迹羊城——2020年广州考古新发现”展览，
209件套出土文物带你一探究竟

四千年前的古代先民 怎样在广州生活？

吃 两千多年前
已吃上稻谷

越来越多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广州地区繁衍生息，从事渔猎、采集、农耕等生产劳动。上世纪80年代南越王墓被发掘时，考古人员就发现了荔枝、杨梅等植物，证明两千二百年前广州先民已吃上了荔枝和杨梅。

2020年的广州考古，为“食在广州”添上了又一历史实证。本次展览现场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六颗炭化稻，是考古人员在广州中新知识城马头庄通过土样浮选获得的。除了炭化稻，现场还发现了薏苡、芡实、柃木、竹笋等其他种子。

住 古代广州
建筑规模宏大

展览现场展出的广州市大佛寺南院区工地、中山六路RJ-6/7地块考古工地照片以及出土文物，为人们揭开了古代广州建筑形制的一角。

其中，广州市大佛寺南院区工地考古清理礮墩、墙、路面等遗迹132处。考古专家介绍，在此处工地发掘出五代南汉、宋代建筑基址和明代石构

水池等遗迹，由此可推断五代南汉建筑基址规模较大、保存较完好、等级高，对研究五代南汉广州建筑形制意义深远。

此外，该工地清理出总面积约15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的五代南汉铺砖地面，这可能是一大型建筑群的室外庭院地面，其周边很可能有成组的大型建筑。这一建筑群规模很大、等级很高，或属于官衙建筑，也可能与佛寺有关。

中山六路RJ-6/7地块共发现52个宋代礮墩。礮墩是古代建筑柱础石下面的夯基基础，能加强建筑的稳定性。这些宋代礮墩布局规整、排列有序，可分辨出一座主体建筑、两条廊式建筑以及改建痕迹，充分说明在宋代此地有一处等级较高、规模较大的建筑。

用 再次出土
唐三彩器物

本次展览展出的唐三彩执壶、五代南汉青瓷盏(带托)，为广州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的文物珍品。2020年，考古人员在中山六路RJ-6/7地块出土了一件唐三彩瓷片残片和一件完整的三彩扁壶，这是广州地区第二次考古发现唐三彩器物，意义重大。

唐三彩主要产于洛阳、西

安。考古专家推测，唐安史之乱，百姓纷纷南迁，中山六路唐三彩器物的出现可能与之相关。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专门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修复这件唐三彩壶的创意方案。

本次展览策展人王斯宇介绍，中山六路RJ-6/7地块的出土器物80%是破碎状态，唯独J36中发现的一套五代南汉青瓷盏和盏托是完整的，十分难得，可以作为标型器，为判断同类器物的相对年代提供一个形态比较的标准。

乐 四件青铜甬钟
重见天日

上世纪70年代，在湖北曾侯乙墓考古中发现了曾侯乙编钟，奏响中华文明悦耳之音。2020年的广州考古也发现了青铜甬钟。

青铜甬钟是商周以来流行的一种打击乐器。广雅中学莲轺馆先秦墓葬共出土四件青铜甬钟，年代处于春秋至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在广州考古发现中非常罕见。

考古专家介绍，广雅中学莲轺馆先秦墓葬出土甬钟的主要特点是轻薄，两范合铸痕迹清楚，形体瘦长，仅钲间、鼓部有简单纹饰，每面12个枚，幹连接榫

面，钲较短而鼓部部位较长，与同时期中原和楚式铜甬钟不同，应是本地文化因素所致。

葬 反映古代广州
先民葬俗

2020年广州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100多座，以两汉、晋至南朝居多，少量唐至清代墓葬。这些墓葬及随葬品，承载了古代广州先民葬俗、生死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其中，广钢新城AF040234地块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既有南方百越文化特色的匏壶、陶提筒等器物，也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鼎、簋等仿陶陶器，还有见证海路交往的胡人俑座灯，展示了当时汉越融合、中外往来的历史侧面。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是汉代的陶鸭形五联罐，其造型独特而生动，广州目前仅发现这一件。

今年是牛年，展览现场展出的几只陶牛模型形态栩栩如生，十分应景。这些陶牛模型出自广雅中学莲轺馆汉代墓葬。该墓葬出土了50多件器物，除了陶牛，还有狗、猪、鸡、鸭等家畜禽模型，制作精美，是近年考古发掘不可多得的汉代陶质文物精品。

讲演录

中国音乐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陈蔚谈戏剧教育
在接触艺术的过程中自我实现

对于专业的歌剧演员和歌唱演员而言，表演课堂是专业必修课，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舞台。歌剧的表演在音乐中进行，人物塑造是在音乐和戏剧的结合中完成的，因此我们要让学生掌握在音乐和演唱中完成舞台行动、表达情感的能力，以此培养在中外歌剧中担任主要角色并能声情并茂地演唱歌曲的专业演员。

从歌剧《再别康桥》中锻炼成长的艺术家们，例如崔崢嵘、尤泓斐、金郑建、雷佳、张海庆、张英席、薛皓垠等，他们的成就并不是偶然。他们在学生时代排演《再别康桥》的过程，不仅磨练了他们的演唱和表演功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和全剧组的艺术家一起工作时，会受到各艺术种类全方位的熏陶，如作曲、演奏、舞台美术，等等。所以当它们走出校门时，视野更广阔，看待问题更全面。

戏剧是一种接近广大学生的艺术样式。它不仅仅是艺术门类，同时也是一个有益的载体。戏剧工作者想传达给观众的往往不是戏剧

本身，而是其承载的内容。有句古语叫“文以载道”，何为“道”？在当下的语境，我觉得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戏剧教育作为“普及性”的美育教育来讲，具有“认知快，接受快，易上手，覆盖大”等得天独厚优势。其中，音乐戏剧又是集各个艺术门类之大成的艺术样式。我们对学生的美育教育应该抱有积极的态度，引导他们走进艺术的大门，尽可能地让他们在接触艺术的过程中去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进而自我实现。

除了戏剧的观摩，我建议，有条件的学校要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到戏剧活动中去，但绝对不仅仅是排演一部戏那样简单，而要从更大的范围和多元领域中学习。戏剧活动能给予学生全方位的艺术熏陶，同时对于自信心的培养、自我能力的发现、社会协作的促进都具有显著的意义。

(文字源自2月27日中山大学艺术学院讲座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陈亮 实习生李冰娜)

镇馆之宝

关山月《绿色长城》(广东美术馆藏)



关山月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绿色长城》是广东美术馆库房里出入最频繁的作品之一，成为各种重磅展览的“压舱石”。

关山月先生的家乡在粤西海滨。海边通常是风沙带，作物难以生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植树造林，海疆

也种起了木麻黄林。1973年，关山月先生到粤西电白县虎头山脚下的民兵哨所住下，和民兵一起生活，并多次写生记录，为创作积累了珍贵的一手素材。

近处的树迎风而立，与远树一同构成一道道绿色屏障，该作品表现出具有南方海岸风情和时代色彩的“绿色长城”。

关山月先生立足传统，强调写生，力求把握时代精神，在作品中融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鲜活感受，从而拓展了传统笔墨的内涵。

(文图提供 广东美术馆)